

文艺随笔

李渔之窗

江舟

李渔曾居西子湖畔,曾经希望能够以有限的财力在杭州购置一艘湖舫。这艘湖舫李渔是这样设计的:其他部位与一般船毫无二致,只是窗户相异。船的四面都用木板制成,并蒙上灰布,使其不露一点光线。而在船的左右,各留一块扇面形状的窗。坐于船中,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佛塔、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童、醉翁游女,行人车马,尽入扇面之中,成为天然的图画。而且图画时时变换。不仅行船之时,摇一橹变一象,撑一篙换一景,即使是停舟之时,风摇水动画面亦变幻不定。这扇面之窗不但可以娱己,同时也能悦人。不但舟外之无穷景色可以摄入舟中,舟中所有之人物,席盘杯盏亦可映出窗外,以备往来游人玩赏。从里往外看是一幅幅扇面山水画,而从外向里看,则是一幅幅扇面人物画。譬如呼朋聚友,与之弹琴弈棋,吟诗作画,或饮或歌,任眠任起,自外观之,无不如同绘画。同样的水光山色、人物器具,就因为开了两个扇面窗,便成为了一幅幅有趣的画图了。

李渔很为自己的这一设计得意,但是因为财力有限,李渔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

既然无缘于湖舫扇面,李渔只好另辟蹊径,开始琢磨起“尺幅窗”。起因亦属偶然:李渔移居南京,有位善于雕塑的朋友,为李渔塑了一尊像。李渔号笠翁,顾名思义,像就塑成了垂钓之形。既然是垂钓,就得坐于石上,有石不可无水,有水不可无山。于是李

风物与乡思

一根稻草的历程

赵荣芹

老家的日历,一般都从稻草开始记载。人们变成了日历上的数字,在水田里闪烁,也在岁月中获得一年的幸福。

杂交水稻问世前,一户人家收割稻子时,便会精心选择多个品种颗粒饱满又坚挺的稻谷留作来年种子,且分早、晚稻。为保护稻种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它们从稻草脱下来,就受到庄稼人的特殊照顾,单独晾晒,单独装袋和保管。元宵节一过,人们都捡个大晴天,翻晒早稻种子后,又过筛一遍,确保每一粒稻谷都长出像模像样的草并带来丰收的喜悦。

清明前后,秧田晒硬,稻种催芽破胸,男主人把稻种和肥料挑到田埂宽敞地带放下,就赤脚从秧田沟里往晒硬的垄上糊稀泥。在皖南,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是千家万户春和夏种的绝对主角。一家下种户户跟,早稻播种子关系到晚稻长势和一年收成。于是,播早稻种子成了江南清明前后大地上最大规模的动作,那是希望,谁敢怠慢!

有人糊泥,有人播种,有人最后“上泥”或撒草木灰,这最后一道工序很重要,泥糊厚了,种子难冒头,甚至有“憋死”的可能,种子没盖上又得忍受日晒雨淋和鸟的欺负,成活率低。遇到下雨和倒春寒,紧急灌水,不管什么时间段,只要雷声一响,便立刻起床跑向秧田“上水”。稻子在那一刻成为主人的亲儿女,小心翼翼地呵护。随后便是薄膜育秧,虽免除催芽技术工序,但同样是工作量大的活,糊泥、播种、撒草木

渔便垒起高不逾丈,宽止及寻的小山。其中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不具备。有山有水,不可无笠翁息约归休之地,李渔又营建别业居住其间,这便是有名的“芥子园”。那座小山原是为塑像而设的,后来发现其物虽小而内蕴颇大,李渔整天坐着屋内观望,不忍关窗离去。有一次,李渔突发灵感:这座山可以作画,这画可以作窗。于是让童子裁数幅纸,以作为画的头尾和左右镶边。头尾贴在窗的上下,镶边贴在窗的两边,俨然便是一幅堂画。

此后,笠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又取数根枯木,做成天然之牖,称作“梅窗”。他让工匠取几根较直的老木不加斧凿,做成窗框。再用一面盘曲、一面稍平的枝干分作两株梅树,一株从上往下倒垂,一株从下往上仰接。稍平的一面去其皮节,略作加工,使其朝外,以便糊纸。而盘曲的一面尽量保持其自然本色。制成之后,剪纸彩做花,分红梅、绿萼两种,点缀于疏枝细梗之上,便呈梅花怒放之态,友人视之,无不叫绝。

湖坊扇面,经过李渔一番改头换面,便在室内出现。笠翁不喜欢盆内之花、笼中之鸟、缸中之鱼,用了扇面窗,这些皆除去拘囚之迹。墙上开了一个扇面窗后,只需在外面安上一块板,一切盆花笼鸟、蟠松怪石,均可任意更换。盆兰吐蕊时,移至窗外,即是一幅扇面幽兰;姹菊舒英时,内之牖中,即是一幅扇面佳菊。或者数日一换,或者一日一换,室内永远生机盎然。

小小一扇窗,在李渔的手中,竟有如此奇妙的变幻和雅趣,其中所凝聚的智慧令人叹服。生活本来也许是平淡无奇的,但有了审美的情趣和艺术的眼光,也能点石成金,使无奇中生出百般美妙。李笠翁的“尺幅画”和“梅窗”的艺术,在中国的园林建筑中运用十分广泛,所谓“框景”“漏窗”,以小见大,以借景而相映生辉,以半藏半露而给人别有洞天、景致深邃的幽雅之美感,别有一番风雅的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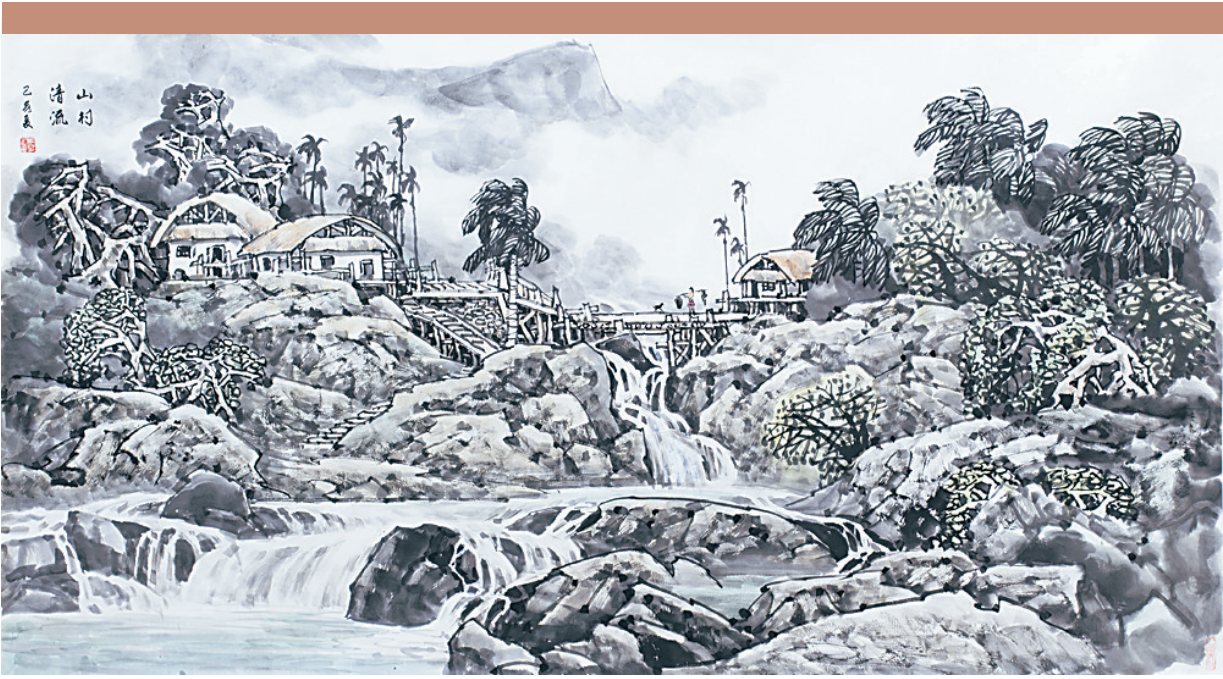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南太行乡村人家不怎么注重属于一般性的节日,以除了春节之外的其他节日,和现实关联不太深。尽管,中秋节有着月圆之时阖家团聚的美好寓意,但斯时正值秋天,大家都在忙着收庄稼或者打工干活,每天累得东倒西歪,哪里还有心思弄更多花样的吃的,坐在梧桐或者苹果树下赏月呢?最多,也只是在临睡前,被恍若白昼的明月从头顶照亮,觉得异常了,才会抬起沾满草芥的头,仰望一阵明月,然后发自内心地赞叹一句:今几个的月亮就是亮得很啊!

立秋一过,白昼变短,每当中秋明月临空之际,大都是入夜时分了。秋虫的叫声漫山遍野,蟾蜍在池塘边上的草从或者泥地上很惬意地呼喊。蝙蝠们忙着采集最后的蚊虫。这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准备睡了。院子里的梧桐和椿树、苹果树下,无端地隆起一团团黑色的阴影。静寂,只有牵枝带叶的凉风掠着众多干枯的草尖,在山坡和沟壑里贯穿季节的惆怅。我躺下,月光从窗玻璃上优雅地跨进来,姿态极其曼妙,面色温和可亲,有一种适中的暖意,尽管其中还有一些清凉,但月光照在屋里的感觉,总有一些身在仙境的缥缈感。

山野安静,远处高高低低的峰峦保持了亿万年的坚固姿态,也保持了它们对于一方地域的守护与遮蔽,在月明的晚上,呈现的轮廓,犹如一幅长卷山水画,坐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环视远山近岭,有一种开阔的肃穆之感。多年后,当我离开家乡,去到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从军,在沙漠的时光是偏远的,也是封闭的,每到中秋之前,就写信给家里,用粗劣不堪的文字表达自己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和热爱之情。由此,我也才觉得,有一些节日的本质其实是对人心深处最美好的情愫与思想的唤醒,也是人之于时间之中与同类的沟通,增强彼此信任感与依赖性的一种无声教育。以至于后来有了电话和手机,每年中秋的前几天,我就会打电话给家里,先问父母安康,再询问主要亲戚的身体状态,然后叮嘱父母亲要买点好吃的,尤其是要吃月饼。

在农村售卖的月饼,大都是小作坊的产品,也有各种档次。父母节俭惯了,要买肯定是最便宜的那种。他们也说,是个意思就行了。意思是,过中秋,只要吃了月饼,也就算了这个节日了。而我在沙漠军营,参加完单位联欢会,还有点时间,就会到外面的戈壁滩上去坐一会儿。一个人或者几个战友齐刷刷地坐在空阔的黑夜的戈壁滩上,远处的沙漠在犹如白昼的天幕之下,大地之上,呈现出金黄或者焦白的颜色,一轮轮的沙丘形态浑圆而尖挺,让人能够隐约觉得一种荒凉的力量,一种努力与天空接近的坚韧与悲壮。

近处的戈壁滩一律呈黝黑色,仿佛抹了一层黑油。再远处,戈壁的表



《山村清流》(山水画) 马飞 作

名家剪影

琴瑟和鸣

陈寅恪夫妇

姚秦川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婚后40余年,夫妻二人感情诚挚,恩爱幸福。夫人唐筼长于吟诗,且书法亦佳,一直以“诗弟子”自居。闲暇时,二人吟诗作赋,饶有情趣,尤其是两相离别时,常书信往来,以诗作互倾思念。

在二人婚后不几日,陈寅恪便因工作原因只身返欧。当时,为了表达离别时的不舍之情,陈寅恪在《渤海舟中作》一诗中写道:“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短短十几个字,便看出了对新婚妻子的挂念以及分别后惆怅。到了1946年,陈寅恪赴英治疗眼疾,其时作《大西洋舟中记梦》诗,前四句云:“贫贱夫妻已足哀,乱离愁病更相催。舟中正苦音书断,梦里何期笑语来。”

当时,陈寅恪深受眼疾折磨,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学习,为了早日治好眼病,他下定决心远赴海外求医。不过,这样做就必须远离祖国和亲人,再加上身患疾病,陈寅恪的心情甚至是低落,诗里面也处处流露出悲伤的情结。

1955年,在陈寅恪66岁初度之时,夫人唐筼赋诗中有“回首燕都初见日,怜排小酌待君来”。同时,她更是在诗中称赞丈夫“斋中脂墨助高才”,

房屋的阴影处,也清晰如昼。

只可惜,这样的相聚实在太少,尤其对于离家很远的人来说,中秋团聚,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令人悲伤的是,十多年前,父亲就辞别人世了。他的离去,使得我从此往后的中秋都是残缺不全的,月亮再明澈,也照不到父亲的脸庞了。这种悲伤,相信每个失去父亲的人,都会深有同感,心有戚戚。

亲人同在,是对中秋的最好注解,也是对团圆的最好诠释。

这些年来,在异乡和他省的这些年,每一看到明月,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我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自己幼年的时候在明月灿烂的晚上,坐在自家的屋顶上,听爷爷奶奶或者父母讲嫦娥、后羿和吴刚伐树的故事,他们会指着月亮说,你看,那黑色的曲线就是带香味的桂花树,旁边那个弯腰的人影儿就是吴刚。还说在月亮上跳舞的那个人就是嫦娥。诸如此类的传说,现在已经被科学连根铲除了,可人们古老的想象力却是永恒的,即使那些子虚乌有的神话故事,也滋养了人类数千年的心灵。

在时间中,季节如灯火般明明灭灭,一个人从少年一下子就中年了,半生之间,明月升起与沉落,世事也在其中沧桑不堪。再看到明月,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悲怆感。光阴的刀刃一层层收割,尤其是亲人逐渐凋零之后,每到中秋,不论在老家南太行乡村,还是在异地的成都,都会无端地觉出一种寒意,一层层围绕,使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有了说不出的深刻的战栗感。我知道,人和人,实际上是深度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看起来无关,其实都是同气连枝,无可疏远的。亲人和亲人之间尤其如此。对于平凡如我者,这一生的胜败耻荣,其实只和自己的亲人有关。

数年前,我就想,当我老了,就回到故乡去,做一个隐居的人。草野之中,可能是安妥自己的最好去处。在祖地与故乡,即埋下自己胞衣的地方,人可能会是最安然的。尤其在那些天高云淡,明月皎洁的时刻,坐在院子里,或者飒飒的竹林中,有花香暗播,桌子上放几块月饼,烘托节日气氛;一杯清酒,可至微醺。仰望横渡中天的玉盘明月,星辰暗淡,片片流云为之舞动,当也是一种极好的人生境界。其实,在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对我说过,除了清明和农历十月初一,人要给自己逝去的先人上坟,以示哀悼、怀念之外,其他的节日里,是不可以不高兴,也不可以说不好听的话的。这可能也是民间的一个古老的禁忌,其中包含了中国人最为朴素的祈愿。于此明月照临,欢聚团圆之时,还是明代诗人徐有贞诗句表达得最为恰切了。“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

毫不掩饰对丈夫才华的欢喜。当时,陈寅恪在答谢夫人的诗中,则称赞夫人“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夫妻二人一唱一和,尽显感情绵长,恩爱有加。

同年,唐筼有《题陈眉公梅花诗画册一绝》,诗云:“孤干如虬伴竹栽,共扶清影上妆台。东皇似解诗人意,故遣寒香映叶开。”陈寅恪看到夫人的诗作后,也诗兴大发,很快作诗一首:“老梅根傍倚窗栽,疏竹光摇玉镜台。待得月明双弄影,愁心千叠一时开。”两首诗看似全都赞美梅花,其实却表达出夫妻二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而在纪念结婚纪念日時,陈寅恪诗云:“同梦匆匆廿八秋,敢同欢乐也同愁。”夫人答句曰:“甘苦年年庆此秋,已无惆怅更无愁。”回答得甚巧妙。陈寅恪夫妇二人几十年间,趣似琴瑟和谐,情如血肉相连,令众人无不艳羡。

诗路花语

白玉兰路

陈亚冰

我称呼她为白玉兰路  
因我喜爱她  
在夜晚释放的花香  
甜蜜而弥久  
牌坊文化公园附近  
她只是某条普通道路  
两翼种植白玉兰  
也种一些细叶榕三角梅  
我一直以为她爱暗香浮影  
拒绝喧哗的白昼  
只爱夜色的静谧  
踩着碎步,她袅袅婷婷  
但我这是一厢情愿的错解了  
——当我特意放慢了车速  
在烈日下,依然可以邂逅  
我熟悉夫人这股芳香  
我还是喜欢最初相遇的夜晚  
——清辉,虫鸣,幽静  
城市被要道的车辆曳奔之外  
凭空多出的一路芳香

九月的夜

吴辰

九月的夜,从月亮的身體里長出來  
就像愛人的眸子,生出所有的秋水  
這片黑色的紗中,蒙住人們的眼睛  
遠處有丘陵在嘆氣,風來了又走  
天地間空空蕩蕩,故園有些失魂落魄  
星辰坠下来几颗,落在祖母的铁锅里  
这让我坚信,饮食是天大的事  
记忆薄如纸片,什么用都没有  
只能拿来煽风点火。小心翼翼地引着  
添柴,然后剧烈地燃烧  
给祖母的唠叨加热,给秋风加热  
给此刻无尽的寂寥加热  
我知道一切无济于事,我只是祈求冷  
往后退退

父亲的奔歌

张凡修

全人类的事都让父亲  
一个人喊出来  
他的大嗓门儿绑在一个大碌碡上  
三根木棍固定的音阶  
一步挨着一步  
父亲奔歌嘹亮  
那是整个村庄最令人兴奋的骚动  
高昂,铿锵时,阳光和风无能为力  
回旋,绵延时,碌碡沉重地落下  
奠基的喜悦漫过石头  
奔歌成就了父亲的名气  
唱大半辈子已足够  
后来的不适应,类似于  
有裂纹的铜锣。类似于  
开春时褪去的棉袄  
类似于,拆除木棍的碌碡

秋意凉

仇士鹏

足尖落在水面的时候  
一些颤抖从水的边缘传来  
我用鸟的耳朵听见风声  
于田野的纹理上修剪阳光  
在一枚落叶抬起头的瞬间  
流云飞快地向着南方涌去  
总有一些故事,遗失在  
我的臂膀外,却各自安好  
直到蟋蟀在床下长鸣  
直到大雪沿着山脊倾泻  
才会敲响门扉与寂寞的火炉  
为我带回一轮骨瘦如柴的月亮

椰下情

投稿邮箱

hnrbymb@163.com